

墨辯討論

子學社叢書

墨辯討論

張默生題

研究墨辯應備之書

曹鏡初墨子箋

湖南官書報局活字本

孫仲容墨子間詁

自刊本

張仲如墨子間詁箋

自印本

梁任公墨經校釋

商務印書館出版

伍非百墨辯解故

中國大學農光社出版

墨子讀本

墨子久無善本近世治墨者率用畢孫二氏本然書中尙多舛件頗誤學者本社有鑒於此爰取明唐堯臣本復參合道藏日本寶曆諸本及各家校注悉心校勘並標點分段以醒眉目更附直解以便初學業經整理就緒不日出版特此預告

子學社謹啟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初版

(子學社叢書) 墨辯討論一冊

每冊定價銀一圓正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蓬萊欒調甫

發行者 子學社

印刷者 中華書局

總發行所 中華書局

分售處 中華書局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溫子培先生序

吾華學術，至周秦已蔚成大觀，所謂儒墨名法道五家，皆卓然樹立，無所依傍，而論者亦初無軒輊。漢興，罷黜百家，表彰儒術，於是諸子學說，遂次第就湮，甚且並其書而不傳焉。漢書藝文志墨子書計七十一篇，隋書經籍志爲十五卷，又目錄一卷；至宋中興館閣書目，已亡去十篇，今則祇餘五十三篇、矧墨子本收入道藏，賴以幸存，蓋亦僅矣！而五十三篇中，名理所萃，尤悉在經說上下四篇。此四篇者，卽晉魯勝所注之墨辯，亦稱辯經，文理奧衍，佶倨難讀，復經傳寫訛脫，簡篇綜錯，而愈不可究詰，以是二千年來，少有問津者。

魯注不傳久矣；清儒雖有數家校注，率囿於拘虛，不免穿鑿傳會，而於微言大義，更少發明、海通以還，學者習聞博愛大同之說，暨光重邏輯之理，於是追本溯源，羣致力於墨子；而墨辯之談，尤爲時流所趨，梳字櫛句，雖間有創獲，惜多武斷譌奪，各是所是，未或一當、

蓬萊樂調甫先生，好學深思，精研墨學逾十稔，所署名經注一書，分條析理，稽要鉤玄，於辯經舉無遺義，惟不肯輕以示人，世鮮知者，前年偶於報端披露，讀梁任公墨經校釋一篇，遂引起海內墨學家之討論，函札往還，積稿盈尺，執經探索，頗多發明，而調甫悉爲整理，於其意之可採者，則摘而存之，加以案語，繼復益以己說，遂裒然成帙，顏曰墨辯討論、

夫「名」故「理」類，本愈覈而愈實，亦愈辯而愈明，若斯討論，而墨經疑滯，實已一一椎破；學者得之，則向之所謂難窺涯涘，望而却步者，至是如庖丁剗牛，可觸處迎刃而解矣、然則先生嘉惠學子，其功顧不大哉？

抑猶有進者，愚自束髮受書，卽與調甫朝夕共几硯，恆見其默則思，動則事，深契夫墨子之道；意者其先以墨道行之於身而因以易天下者耶？若然，則先生恢張絕學，其意深且遠矣！

茲當全書付梓，迺不揣譾陋，聊貢片言，以弁厥端焉、是爲序、

後序

日人遠藤隆吉氏云：『支那人之爲性，長於敘述，短於概括；其所述作，未能使一人一目瞭然，有若歐美人之所爲者。』吁！其然耶？其不耶？蓋黃先生右參矣、先生潛心經史，於龍門書尤有獨到之研究，其言曰：『華夏學者思想之無系統，勿容諱言，方其治一業也，有不憚竭畢生之精力以赴之者，其勇往直前之概，自足多焉、惟鑽研所獲，率不失之籠統，卽失之片段，罔能有真確之概念，足自樹立者；而武斷譎奪，更無論矣、故斯人探討雖勤，而斯學之未鑿如故、倘後人繼踪其役，其紆迴曲折，漫無頭緒，一如彼始業者、夫事用其倍而功不進，是以二千年來未嘗對於一種學術加以適當的整理，以裨益後學。可慨也夫！』碌退而思之：若夫先秦諸子學說，其卽以此故而湮埋弗彰，幾若「斷爛朝報」以至於今耶？

輓近學者，侈言墨辯，有魏晉清談之風，第時流每於檢討之餘，恒喜執一二

事以相高。而其實於墨經義蘊所在，並無新剖。太炎且嘗病其「辭費」，而目之爲「駭語」矣、噫！豈果彼日人之言然耶？碌固久懷此而弗決者也、

年來讀蓬萊欒先生墨辯討論，明其以科學方法，整理舊學，思想緻密，義例謹嚴；微夫子之發吾覆，則碌幾爲遠藤隆吉氏所誤矣。夫先生之治墨辯也，覃思十年，輒督總理，無所不用其極。一義之立，務使切當於名理外，尤復標新領異，以啟發兩千載之瞶瞶、誠如伍非百所云：『發前人所未發』者也。例如：考定竹簡帛卷之體製，以明旁行牒字公例淵源之有自；分堅白爲離盈兩宗，同異有別合二派，以示楊墨鄧惠論辯之所在。至於別「誼」「義」之字，亦能分析儒墨不同之點；通「彼」「匪」之讀，更足釋章胡無謂之爭、而斷五行論有常勝與非常勝之派別，尤係推翻舊案，爲墨學另樹新幟。凡此皆犖犖大端，它更不勝枚舉。然則墨辯討論之輯，猶豈僅剔字爬句，釐誤董譌，能便初學者哉？宜乎梁任公肯許以「有卓識，明於條貫，」而能爲「石破天驚」之「發明」者也。繇此觀之：則行嚴所謂「墨學祭酒」者，亦唯先生克當之矣、

抑尙未能已於言者：碌生長僻壤，不克從名師遊，雖於先秦書多所誦習，率皆淺嘗膚受、「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煢乎陋矣！壬戌之秋，負笈東來，道出大梁，謁鄉先賢世伯張子晉先生，叩以爲學之途、時先生方有事於墨、旣一再訓勉有加；復諄屬碌曰：『齊東樂調甫先生，識弘才藹，爲當代理墨名家；苟相值，務師之，足裨汝前途也。』碌識之，不敢忘、來東後，詎訪經年，訖未一見、或告之曰，師方客京畿，翌年碌亦就學燕京，蓋欲蹤跡夫子，而「亦步亦趨」者也、在京，繼且聞張仲如先生之稱道，而嚮往愈切、今也何幸！得廁門牆，耳提面命，所入漸佳、爾迺一憶疇昔，其歡欣鼓舞，寧復能形諸楮墨？然則碌之辱渥沾溉，殆亦有數耶？

且夫子晉世伯，天賦優異，能文章，好學不倦。所著墨經注及大取篇釋義，均脫稿於數十日內，其成績至可驚也、及致仕後，尙欲飽讀十年書，以窮究竟；不意言猶在耳、遽歸道山，傷痛之餘，益自奮勉，頗思紹續其業，以發揮光大之，而不敢以駑鈍自棄也、幸先生朝夕督教焉！門人鄧縣孫碌謹序。

後序

四

一九二五，一二，一五，於濟南。

墨辯討論目錄

溫子培先生序

後序

讀梁任公墨經校釋

一

張子晉先生來書

二四

評梁胡欒墨辯校釋異同

四二

讀伍非百評梁胡欒墨辯校釋異同之管見

六九

楊墨之辯

九四

梁任公先生書

一〇三

旁行釋惑

一〇四

平章胡墨辯之爭

一一六

讀張子晉墨經注

一二一

讀伍非百墨辯解故·····	一四五
張仲如先生來書摘存·····	一五七
致張仲如先生論刑名書·····	一六五
堅白盈離辯考證·····	一六六

讀梁任公墨經校釋

樂調甫

墨經就是墨子書內的經上下兩篇，連經說上下與大取小取一共六篇，是當日墨子言談的法儀，與其後墨者辯論的方法。這是子書中有名難讀的幾篇書。從前孫星衍作墨子後序亦曾說過『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於今，傳寫譌錯，更難鈎乙』的話。但是因為愈難讀的緣故，愈足引起學者研究的興趣。前人如張皋文、楊葆彝、孫仲容，今人如章太炎、梁任公、胡適之，都是專門研究這幾篇的作者。自經這一番研究，那篇中譌脫的文字，與奧秘的意義，亦漸漸由難讀進到可讀的地位。就中如太炎國故論衡的原名，諸子學略說的論名家，任公墨子之論理學，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的論別墨，所評釋的，雖然不必盡當，但他們均能從名學上立論，這種明確的眼光，已遠非段玉裁、郝懿行談小學，鄒伯奇、殷家雋講光學一流的人，所可同年而語的了。現在梁任公又將他二十多年研究所得的，著爲墨經校釋一書。我對於這樣長期研究的精神，實在是非常敬重。所以現在本著我這敬重的心意，願把我讀這書不同意的地方，與我所認爲是缺點的，一一寫出來。

但是我要預爲聲明一下，就是現在我所指摘的缺點，不過僅就我個人的愚見，說出來

與大家討論的，這還是個是非不可必的時候。再進一步講，假定我說的完全無誤，那原書著作的價值，仍然存在。就是他著作的精神，也靡有絲毫可以輕藐的。我們應知這幾篇難讀的地方，除了譌脫奧秘之外，第一，這是墨家的創作，而且又是名家專門學術，篇中字義名理，與儒玄兩家全然不同。就是現存的幾部的子書，能爲我們做參考的材料，亦覺甚少。第二，古來名家的篇籍，全都散失。現行的鄧析子、尹文子、公孫龍子，雖說與漢書藝文志名家所著錄的名目相同，其實都是後世僞托或經改過的書，莫有完全可信的價值。與可參考的材料，第三，古來名家，早已亡絕。雖有漢晉唐宋幾個學者，在那裏研究這種學問，但能澈底明白這幾篇的，簡直可說是魯勝之外無二人。就是他們解釋的幾條，亦覺得無甚價值可說。這三件是讀這幾篇最大的難處。所以現在要來研究，全是打開書本，直接去同二千年前古人交涉的事。要憑着自己能力，去問而思，而辯，一步一步『敏而求之』，不是朝抄夕成，可以作得來的。這樣看起來，著作的缺欠，自然是莫可免的。所以我讀這部校釋，雖有些不滿意的地方，但我對作者這番勤力，却是自始至終，祇有敬重，而無絲毫輕藐的心。就是讀我這篇的讀者，對於本書亦當如此。

至於本書最大的缺點，我以爲是校釋內，隨意改字刪字的辦法。這點，胡適之後序上，已

經說過現在祇就書內引兩條來說說，這也是我向來讀畢秋帆校注孫仲容問詁所不滿意的地方。

一經上第四九條經說『動徧際徙若戶樞它蠶』案這條原文是『動^牒徧祭徙者

戶樞免瑟』孫仲容墨子問詁疑徧祭當作徧際，從當作徙，免瑟當作它蠶。梁先生本孫

校又改者爲若，遂成今文。這是以意改字的例。據本條釋的，雖說言之成理，但我終以戶

樞免瑟四字，張皋文墨子經說解『瑟蠶同戶樞不蠹動故也』的解釋，正確無誤。瑟蠶

同，雖無證據，案史記韓世家公子蠶，蠶國策作幾瑟，但淮南子說林訓『頭蠶與空木之

瑟，名同實異也。』這空木之瑟，當是說文訓『木中蟲』的蠹，呼蠹爲瑟，當是古人方言

如此，這「瑟」字當然是箇假聲字。張釋『戶樞不蠹動故也』正用呂氏春秋盡數篇

『戶樞不蠹動也』的意思，來釋經動義的。孫仲容不知瑟卽蠹，反說張解非是，未免以

不狂爲狂了。經下第八條說蚋與瑟孰瑟二瑟字皆如字，讀首爲木中蟲之蠹，次是蟲齧木之蠹。

二經上第六條『恕明也』案這條原文是『恕明也』孫仲容據道藏本、吳鈔本、改

「恕」爲「恕」，這是據他本改校本的例。因「恕」字不見字書，所以顧千里說『卽智

字』。梁先生疑是「智」字之古文，但經上下兩篇，全未用過「智」字，照這樣推想，當

然「恕」卽「知」字。本文當爲「知明也」。

案寶曆本異文云一作知

案自第三條起至第六條

「知」「慮」「知」「恕」四者，是說「知」的材能動作。「慮」就是莊子庚桑楚篇「知

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的「知」。據此不但可以改「恕」爲「知」，就是改

「慮」爲「知」也可通的。所以現在只有用經說牒字的例來辨正他。牒字例見後 經說牒

字，原是便於檢尋的原故，所以他牒字的常例，每條只舉經文的一字，到了「知材也」，

乃牒「知材」二字，這是因爲「知接也」一章，前後相次太近，若兩章都牒「知」

字，就難於分辨，所以他變例牒二字。這條變例既明，若果然本章「恕」當作「知」，是

知字起首的，一共有三章，他在「知接也」或「知明也」兩章中，最少當有一章牒二

字的。今本既均不牒二字，便知「恕明也」之「恕」決不作「知」。再進一步說，經說

「恕明也」一章，所牒的字，就是道藏本、吳鈔本、連梁先生所錄的明嘉靖癸丑本，都仍作

「恕」，這尤其顯然爲「恕」。由「恕」字形近致譌的鐵證。案嘉靖本卽著錄家所謂唐堯

堯臣本今以兩本對勘始知畢刊意改舊本處極多此經恕字爲畢據說改者考諸本亦

盡作恕是經與說恕恕二字之正譌尙不易定也校書之難如此益見一知半解者輕發

議論之輒無當也

就這兩條說，那種以意改字，與據他本改字的辦法，實在有些不大妥當。我以爲極其流弊，

可以與梁先生說的『強作解事，奮筆貶改，譌復傳譌』的危險一樣。總而言之，我們現在肯在這些古籍上來研究，原是希望將古人的意思弄清楚，或者可以得些知識出來。若我們不去詳觀細問的推求，只顧就文字隨筆亂改，縱然說得圓滿中聽，其實反將原書的真意，與可解的文字塗模糊了。我以為妄勤數十年有用之日力，來作這蠹魚蛀書無謂的生涯，實在有些不值得。所以我的意思，凡校注古書，最好將他本不同的字，與校者所疑當爲某字的，都附注在本文下，如此就是我們現在不能解的，或讀解錯的，都可留與後人來解，或替我們審正。那麼就是古書的文義，無論如何玄奧幽秘，也就不患莫有明瞭的日子了。

研究經與經說第一步，要明白兩箇例子。一是經上下篇旁行讀的例。一是說上下篇牒字的例。這是我入手研究經與說時所立的例，雖說諸家都已說過，但我覺得他們說的不能十分透徹，所以在這裏詳說一下。也就算是我對於讀者研究這經與說的一種貢獻。

一旁行讀，這是說經上下篇，古本分句寫作兩重，旁行讀其文的。要說明這箇例，須知我們現在讀的書，是已從竹書、帛書、冊子、本子，進化到四級的。竹書是用韋或青絲穿若干竹簡編作篇的。帛書是把縑素捲作卷的。譬如漢書藝文志著錄的墨子七十一篇，是竹書。隋書經籍志著錄的墨子十五卷，是帛書。古人藏書竹帛分論，所以現在說旁行，亦

須竹帛分講。據漢志上說，劉向校書，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的話。並照舊說五經之簡，長二尺四寸的話。推算起來，竹簡上每字所佔的地位，平均約在一寸上下，這必是寫作一行，當然莫有旁行的問題。詳見拙注經上本篇旁行例本子就是現行的書，我們從前在書塾裏所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類的書，雖作兩重排列，却是順行下讀的。案此是離句體，故順行下讀冊子與本子相類，依習慣便利上想，當然亦是順行讀的，所以推考旁行的歸結，到卷子即帛書上，並且我還有兩箇確證。第一，經下說鑑三句，本是說景後的脫簡，誤置於前的。他第三句「鑑團景一不堅白說在」，前四字是說鑑後五字是說堅白，原本是兩箇半章，現在讀作一章，必是分章者誤連讀的。分章者既在竹書錯簡之後，而且不能明悉經文的意義，我覺着周秦的墨者，或名家，決不如此粗陋。就是漢初的人，雖司馬談說他們「不達其意而師悖」的話，但據鹽鐵論第八說淮南衡山的時候，山東儒墨咸聚江淮的話，知道那時民間的墨者，還有存在。再看他第三十一記丞相史因為賢良辯論過當，引出公孫龍一段話來，就可知當時除了一般儒者先生之外，賢良誤以公孫龍為孔子弟子字子石者，蓋還有些人在那裏研究名家的學問。所以我武斷的說，這位分章者，是西漢或漢以後的人物。第二旁行讀除了本經上下篇